奇台石城子疏勒城说质疑—兼论疏勒城在吉木萨尔大龙口古城

马维绪 新疆吉木萨尔县委

2006年薛宗正先生编撰的《北庭春秋》面世了，此后薛宗正先生又发表《丝绸之路北庭研究》，把奇台县半截沟麻沟梁的石城子定为东汉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耿恭守卫的疏勒城。

倘若奇台县的石城子，实属耿恭守卫的疏勒城，这无需争议。但奇台半截沟麻沟梁石城子，绝非耿恭守卫的疏勒城，这就需认真考证。为使这数十年争议，求得共识，下面就疏勒城方位，提出几点看法，与薛宗正先生和其同志石城子疏勒城说（以下简称“石城论”）商榷。以抛砖引玉，并请方家赐教。

首先解释一下车师。车师属古西域国，原名姑师，约在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汉分为其地前后两部，后来皆属西域都护。车师前部治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市交河古城遗址）；后部治务涂谷（今吉木萨尔南山中）。[1]

永平十七年冬，汉派车都尉窦固，驸马都尉耿秉，骑都尉刘张去敦煌昆仑塞，攻打西域破车师，前后部投降。窦固奏准再设西域都护，以陈睦做都护；司马耿恭作戊校尉，驻守后王部金蒲城（吉木萨尔泉子街）；谒者关宠做已校尉，驻守柳中城（鄯善鲁克沁），各屯置军各数百人。

一、奇台半截沟麻沟梁石城子不是耿恭守卫的疏勒城

（一）不能以出土文物证明石城子是耿恭守卫的疏勒城

石城论撰文，提出奇台麻沟梁石城子出土了许多文物，如：云纹瓦、大型汉青砖、大青瓦、灯、盆、瓮、五铢钱、半两钱等文物，经国家文物局进行C-14鉴定与耿恭保卫的疏勒城相吻合，因而可鉴证为麻沟梁石城子为耿恭守卫的疏勒城。[2]

上述遗物只能证明有与其同期建筑存在，不能证明其为疏勒城。耿恭从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恭以城傍有涧水可固五月引兵据之”。至建初元年耿恭退出疏勒城[3]，回玉门关，这长达七个月之久，匈奴发起围攻，耿恭忙于坚守战备。这七个月之内因受四季交替气候影响，封冻期长达四个月之久。能生产的季节只剩三个月时间，耿恭哪能有时间建窑、制瓮、灯、盆等坯，铸钱币，又打仗呢？就耿恭守卫的疏勒城，吏士日常饮水及吏士越冬取暖所用薪炭供应也成问题，哪能用水制坯建窑，用煤炭烧窑、铸币呢？造币历朝历代有专属机构铸造，岂能随便铸制。再说文献没有耿恭筑城，制瓷、铸币的记载。

要证明石城子是耿恭守卫的疏勒城，只凭出土文物不能证明它是疏勒城。首先要具备最基本的条件：窦固于东汉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奏准东汉政府恢复西域都护，奏准耿恭为戊校尉，驻守车师后部金蒲城起至东汉建初元年（公元76年）范羌从交河城北，迎救耿恭离开疏勒城，向南班师回京师洛阳期间，耿恭驻守过石城子，这才能称石城子是耿恭驻守的疏勒城。“石城论”为使奇台石城子成为耿恭驻守的疏勒城进行过许多次论述，提出了许多理由，但不论哪一次或任何理由都未能从历史文献中找出耿恭在石城子屯兵据守战斗的历史记载。尽管石城子有诸多文物，他不能称耿恭守卫的疏勒城。

（二）石城子无涧可固，与耿恭守卫的疏勒城不相符

《后汉书》载：“恭以疏勒城傍有涧水可固，五月引兵据之”[4]。细细琢磨此话含意，有两个内容：

其一：疏勒城靠近金蒲城不远。因为距金蒲城近，耿恭才知道“疏勒城有涧水”适合吏士固守。如果疏勒城在奇台麻沟梁，离金蒲城相距百余公里，耿恭未必能象泉子街大龙口的疏勒城那样了如指掌，怎么能知道哪里有涧水，哪里又可以固守呢？更不能做到胸中有数。

要去奇台麻沟梁的石城子，离金蒲城甚远，耿恭无暇巡视。这可从《后汉书》清楚得知：永平十八年，北单于派左路蠡王率二万骑兵攻打车师，杀死后王安得，进攻金蒲城，耿恭以毒箭射杀敌兵，匈奴恐怖退兵离去，后耿恭引兵据守疏勒城[5]。文献也未有耿恭去奇台麻沟梁石城子巡视侦察的记载，耿恭怎能知那里有无涧水，可否据守呢？另据《后汉书》载“七月匈奴复来攻，恭先募数千人直驰之”[16]说明疏勒城离后部金蒲城不远。因为耿恭授命戊校尉，驻守金蒲城，他有后部屯田民众的支持，只要他召唤后部屯田民众就会揭竿而起，召之即来。他如果在石城子，没有后部屯田民众的支持，不可能先募数千人直驰之。后部屯田民众也不可能短时间跋涉百余公里，即刻直驰去奇台石城子。

其二：《北庭春秋》载文王炳华先生所作透辟的分析：“石城子终汉之世，已经废弃。揆其原委，建危城于山梁之上，水源则在山下溪涧之中，在军事上是很大弱点的。”[6]这话不一言道破麻沟梁石城子没有可引入的涧水，石城子没有引入的涧水，匈奴还去拥绝哪里的涧水。这与疏勒城傍有涧水的记载完全不相符。耿恭守卫的泉子街大龙口疏勒城，确实有涧水入，完全符合匈奴拥绝涧水这一事实。至今这疏勒城遗址旁隐约可现有一条沟槽，随着上千年的历史尘封，上面覆盖了尘土，长满了嫩草，印证了匈奴拥绝涧水的事实。顺着沟槽向上又有一渠清澈透明的泉水，它长年川流不息向下流淌，疏勒城遗址就在它的身旁。从以上完全可以证实泉子街大龙口遗址，就是耿恭守卫的疏勒城。

（三）石城子地下水位低，无穿十五丈得水的条件

《后汉书》载：“七月匈奴复来攻，恭先募数千人驰之，胡骑散走，匈奴遂于城下拥绝涧水，恭于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之榨马粪汁而饮之，恭仰叹曰：‘闻昔贰师将军拔佩刀刺山，飞泉涌出，今汉帝德神明岂有穷哉’，乃整衣向井再拜，为吏士祈，有顷泉奔出。”[7]这一记载证实，疏勒城吏士掘过井，并有泉水涌出，而奇台半截沟麻沟梁的石城子不具备这一条件。据奇台魏大林先生《疏勒城考》：“汉军建城山顶，石质坚硬，故有石城子之称，下为砂岩层，地下水位四、五百米以下”。[9]据当地人讲，掘井深五十米，井下就会缺氧。四、五百米深缺氧，哪能挖出井来，这与“耿恭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乃整衣向井再拜，为吏士祈，有顷泉奔出”的历史记载大相径庭。而泉子街大龙口遗址的疏勒城向上两公里，有东沟、西沟两条渠汇合流经疏勒城，水源完全是冬不结冰夏不干涸四季长流的泉水，所以泉子街大龙口疏勒城在当时自然环境没受到破坏，掘井是十拿九稳的，完全可与历史资料记载相吻合，这是任何人无法诋毁的事实。据此麻沟梁的石城子不具备疏勒城的特殊条件，因此石城子也不可能是疏勒城。

（四）石城子城周长长，不适合耿恭固守

《北庭春秋》的载文：“石城子位于奇台南山前山地带，位于奇台县城南37公里半截沟镇南8公里丘陵地段的麻沟梁村一山丘上。……北墙长280米，西墙长155米”。[10]我们根据这一资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料粗略计算，麻沟梁的石城子周长约 870 米 [（280 米 +155 米）×2=870]。根据《后汉书》介绍，匈奴攻打耿恭，耿恭率领士兵抵抗几个月。食物用尽，处境困难，只好煮铠甲、弓弩，吃筋革……士兵逐渐死去，只剩下几十人。[11]

这寥寥几十人，布阵在周长 870 米长的石城子，兵力就分散了。假设匈奴把二万大军分几个组佯攻，每次只攻一处，轮换地桃逗，耿恭士兵就会手忙脚乱地随匈奴的挑逗，在城头上跑来跑去，顾此失彼。耿恭守得住这城周长 870 米的城吗？更为惊奇的是范羌迎耿恭撤离大龙口疏勒城时《后汉书》载文“癸疏勒时尚有二十六人”[3]，试问这二十六人如果在石城子，数万匈奴围攻七八个月能坚守住城周长 870 米的石城子吗？匈奴不用数天早就可以攻破，何能坚守数月。

二、王蒙、范羌、后王夫人未去石城子

王蒙、范羌、后王夫人去石城子，纯属“石城论”为把吉木萨尔泉子街大龙口的疏勒城的桂冠戴在奇台半截沟麻沟梁石城子的头上的臆测之言，证据不足。

（一）“牧羊群”、“涿鞮继位后王”，不能证明后王夫人去石城子

《北庭春秋》成稿后，吉木萨尔县政协召开了征求意见座谈会，会议由《北庭春秋》作者薛宗正先生主持，会上提出耿恭守卫的疏勒城不是奇台的石城子，而是吉木萨尔县泉子街大龙口古城的疏勒城。同时还以《后汉书》“后王夫人，先世汉人，常以虏情告恭，又给粮饷”，来说明如果石城子是疏勒城，后王夫人背上粮食去百余公里送粮是不可能的。大家还提出 1979 年 12 月 9 日《新疆日报》刊登柳用能先生《耿恭守卫的疏勒城考》的文章后[2]，王仲翔先生也在报刊上发表了《耿恭保卫的疏勒城究竟在哪里——与柳用能先生商榷》的文章。王仲翔先生指出：“后王夫人曾经常给汉军提供虏军情报和不断接济给养。足见疏勒城离后王庭不远，如果汉军撤到奇台麻沟梁石城子山上的古城遗址，一方面远离后部腹地，接近匈奴戈壁；另一方面相距险远，必然无法得到后部人民的支持”。而《北庭春秋》作者否认这一观点，会议进行到第二天，会议刚结束，薛宗正先生提出“后王夫人送的不是粮，而吆的一群羊。”《北庭春秋》面世后，薛宗正先生真的把这话写成；“粮饷未必是粮食，很可能是牧羊群”[13]。但粮饷不等于羊群它不属同一物种。因工作需要，笔者曾在十多年前，问一个年长的文史撰稿员，“你先辈从清末过来，清末民初吉木萨尔环境怎样”，他说：“荆棘掩路道，漫草封村野，路途少行人，野兽常出没”。解放初吉木萨尔县南山就有雪豹、熊、马鹿、狼、狍鹿、狐狸、獾猪、野猪等动物。家畜受侵死亡是常事（泉子街石城子同属天山北缘，地理差别不大）。汉时生态环境 没受到破坏，可以联想后王夫人爬山梁，穿戈壁，走险滩，涉大水早出晚归，风餐露宿，吆一群羊去半截沟麻沟梁石城子，是不现实的。所以《北庭春秋》就又提出：“涿鞮为后王，投倚匈奴参加反汉行列，在此情况下，安得妇人绝不可能仍在泉子街一带逗留，必率部避徙它地[14]”。为此笔者去新疆自治区图书馆古籍部查找《资治通鉴》和《二十五史》里有关《后汉书》耿恭传的记载。并把它们的全部内容抄录下来。并未找到“安得被杀以后至范羌迎耿恭吏士，离开疏勒城期间，涿鞮继位为后王”的记载。（《北庭春秋》记载的后王夫人著书为安得夫人）不可能仍在泉子街一带逗留，必率部避徙它地，就不能成立，史书也无记载。这些文不见经传的论述不能证明后王夫人去石城子。

（二）解柳中之围不是主要动机、目标，还要救耿恭

《北庭春秋》著文：“值得注意的是两次提到‘关宠’一次提到关宠驻守的柳中‘初关宠上书求救’，‘关宠已殁’蒙等闻之便迎兵还。一次提到柳中也同关宠有关：建初元年正月会柳中击车师攻交河。可是这次救兵是驻守柳中的已校尉关宠上书的政治军事的回应。其上书早已奏报陈睦战殁，高昌失守的事件，解决关宠柳中之围才是此次军事行动的主要动机，柳中才是此次解救的目标。说明范羌并非取交河所出的他地道……。自山北除了吉木萨尔泉子街的他地道之外，还有多条翻越天山的通道诸如柳中道……可通向奇台的石城子古城。”[17]

要回答《北庭春秋》的问题，要分清：两次提到“关宠”不是只救关宠为目的，而是要救“二军”包括耿恭在内；其次不存在范羌通过柳中道去奇台石城子。

《后汉书》载：“肃宗新即位乃诏公卿会议，司空第五伦以为不宜救。司徒鲍昱议曰，‘今使人于危难之地，急而弃之，外则纵蛮夷之暴，内伤之臣诚，令权时后无边事也可，匈奴如复犯塞为寇，陛下可将何以使得，又二部才裁各数十人 (二部谓关宠及恭也), 匈奴围之，历旬不下 , 是其寡弱尽力之效也 , 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将精兵二千，多具幡帜，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极之兵，必不可当，四十日足还入塞’。‘帝然之’乃遣西征军……”[18]

“帝然之”皇帝准奏了。“二军”后汉书批注（二部谓关宠及恭也）这怎么能说：“解关宠柳中之围才是此次军事行动的主要动机目的呢”。单从这一条，完全可以否定“石城论”“救关宠才是此次解救的目标”。另一点：关宠上书求救后，永平十八年八月初六，明帝驾崩，时逢国丧，救兵不至，北匈奴示围关宠柳中，关宠战殁。到建初元年（公元 76 年）正月，救援大军“会”柳中城。按“石城论”解救关宠的目的应达到，蒙应该“引兵还”。但蒙在此次会柳中时未提“引兵还”，为什么蒙等又去击车师攻交河呢。这一举动可回答“石城论”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救关宠不是主要动机，也不是关宠上书的政治军事回应，还要按“帝然也”的皇帝准奏去击车师攻交河城救耿恭。另一个问题回答了“石城论”耿恭所守卫的疏勒城不在奇台的石城子，而在交河城北沿车师古道北行的吉木萨尔泉子街的大龙口古城的疏勒城因而不需要翻越天山的柳中道去石城子。

（三）“恭以疏勒城傍有涧水可固，五月引兵据之”之后一直固守大龙口疏勒城

《北庭春秋》载文：“永平 18 年北匈奴策动西域属国焉耆，龟兹对汉朝发动了联合反攻，北匈奴杀降汉之车师后王安得，进击山北汉军。耿恭本在戊校尉治所金蒲城却敌，金蒲城南与西域都护陈睦南北相望，又有他地道相通，何以遽然撤离……，高昌失守，继续在泉子街苦守无异甘心处于北匈奴和南道焉耆，龟兹联军南北夹击之下，而同年会宗崩救兵不至，当时唯一可以为援的只有驻守柳中城的已校尉一军了。”[15]

《北庭春秋》还载文“永平十八年匈奴率其属国大举反攻，恭虽以毒箭挫败了北匈奴的首轮进攻，山南高昌却最先失陷，陈睦战殁，全局大变，固守金蒲城无疑待毙，必须向东转移，继续同山南汉军保持联系”[16]。

耿恭原驻守金蒲城，为什么要从金蒲城遽然撤离，这主要是金蒲城缺水（本文内已有阐述）。绝不是“高昌失守，继续在泉子街苦守无异甘心处于北匈奴和南道焉耆 · 龟兹联军夹击之下，而同年会宗崩救兵不至，当时可以为援的只有驻守柳中城的已校尉一军”。而去投靠柳中城（鄯善鲁克沁）的已校尉，也不是“山南高昌却最先失陷 , 陈睦战殁，全局大变，固守金蒲城无异待毙，必须向东转移”去奇台石城子。

《后汉书》记载的很清楚，耿恭授命戊校尉，驻守金蒲城后，有两次军事迁徙行动。一次《后汉书》记载“耿以疏勒城有涧水可固，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五月乃引兵据之”，说明耿恭所迁徙的地方是泉子街大龙口疏勒城；一次是西征的救援大军秦彭、王蒙、皇甫会柳中、击车师、攻交河，取得攻取交河城大捷，大获全胜之后，西征大军将领会聚在一起，蒙等闻关宠已殁，欲引兵还。范羌“固请迎恭，诸将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与羌，从山北迎恭”。“从山北迎恭”说明范羌从交河城山北，沿车师古道北行，出北端山口到了地望在泉子街大龙口古城疏勒城。这段历史记载的很清楚，从东汉永平十八年耿恭五月引兵据守泉子街大龙口古城疏勒城，至次年东汉建初元年正月之后，范羌迎救耿恭离开泉子街大龙口古城疏勒城，向南班师，途经交河回玉门关期间，耿恭一直坚守在泉子街大龙口古城疏勒城，耿恭并未迁徙它地。《北庭春秋》所论述的耿恭迁徙它地，无历史文献记载，也与历史史实不相吻合，它只能是作者的主观臆想。

（四）会柳中、范羌闭口不言，随王蒙击车师攻交河

《北庭春秋》载文：“耿恭移驻山北最后一个据点疏勒城所在的奇台石城子古城南隔天山，与鄯善的柳中城相望，且有山中谷道相通。柳中即今鄯善县鲁克沁古城，时有汉军关宠驻守，成为耿恭唯一可以为援的武装力量，东通敦煌，可进可退。参稽《西州图经》11 道中的移摩道、萨捍道、突波道、花谷道皆可通向奇台。当地居民反映，由石城子出发，南入夹皮山，隔山越黑涝坝，有峡谷崖道，叫色尔大小路，恰可直通鄯善，据此判断，疏勒城的地望应在金蒲城之东，柳中城正北，正属奇台石城子所在位置”。[16]

研究其载文的动机和目的就会明白，“石城论”认为有了这些通道，范羌便可以去奇台石城子救耿恭，但历史文献无耿恭引兵，移驻奇台石城子的记载。“石城子与柳中城相望，且山中有诸多峡谷崖道与柳中城相通”，这只能说石城子具有以上这些自然地理的地形、地貌，并不能证明有了上述峡谷崖道，范羌通过这些峡谷崖道去了石城子。

按理说汉救援大军西征会柳中，正是隆冬季节，耿恭吏士缺衣少食，生命危在旦夕，范羌应该心急如焚，此时此刻会柳中时，他应提出迎救耿恭。但范羌并不露面，闭口不言，只字不提解救耿恭，却随王蒙等击车师攻交河。这不言而喻，证明耿恭不在奇台石城子，范羌无需提出从柳中城去石城子，迎救耿恭。

三、文献作证，大龙口古城就是耿恭守卫的疏勒城

（一）东大龙口古城是耿恭唯一必选引兵据守之城

东大龙口古城北距车师后部治所金蒲城仅 8 公里，车师后部金蒲城南隔天山与车师前部交河城遥呼相应，两地之间有一条天然的古道，名为车师古道，它纵贯南北是联系车师前后部的唯一交通枢纽。大龙口古城疏勒城的地望，就在交河城沿车师古道北行，北出山口的车师古道旁。历史学家孟凡人先生在他的《北庭史地研究·车师后部研究·疏勒城的方位》著作中，将泉子街大龙口古城定为恭守卫的疏勒城。台湾著名作家人文大师柏杨先生在他的白话文版《资治通鉴》中，将疏勒城的地望定在吉木萨尔县境内[21]，并在白话文版《资治通鉴》中指出车师复降，王蒙闻关宠已殁，欲引兵还时，耿恭就在疏勒城（吉木萨尔县境内）[22]。

东汉永年十八年（公元 75 年），北匈奴发兵两万骑，击车师攻交河，都护陈睦战殁；匈奴示围关宠于柳中城，车师复畔，战争即将来临，不可避免。在风云骤变，形势岌岌可危之际耿恭面临两种制约：

（1）后王部金蒲城缺水：汉金蒲城建城于泉子街小西沟窄屹塔梁顶，西邻广泉河坝，梁顶距河底深近百米，河坝底有一大渠，水清澈见底，河岸壁峭立，梁顶北地形呈阶梯形，向东缓缓趋降，一公里开外有一片沼泽地，并有泉水渗出，窄屹嵴梁无水源流入。耿恭知己知彼，自知饮水困难，一旦匈奴围攻金蒲城，水源必然断绝，防御就失去保证，如何解决，只能未雨绸缪，抓住时机引兵去较近的大龙口古城倚城据守。

（2）耿恭兵员不足：《后汉书》载，永平十七年冬，窦固率一万四千骑出敦煌昆仑塞（今甘肃安西）于蒲类海（巴里坤湖），打败了匈奴白山部，乘胜攻占车师前后部获胜，窦固奏准复置西域都护与戊已校尉。永平十八年二月，窦固奉诏罢兵，回京师洛阳[18]，留守的军队自然就会减少。《后汉书》载：戊校尉、已校尉部屯各置数百人。《后汉书》载，永平十八年三月，北单于遣左鹿蠡王二万骑击车师，恭派司马将兵三百人支援，道逢匈奴多，皆为所殁[5]。从此之后《后汉书》多次记载耿恭军队人数只数十人（肃宗诏公卿会议，又二部各裁各数十人；后王夫人又给粮饷数月食尽……死亡余数十人；范羌迎恭“癸疏勒时尚有二十六人），这数十人的军队，怎能抵挡匈奴二万之骑呢？

按“石城论”处在十字路口的耿恭面临两种抉择，要嘛去奇台石城子，要嘛就近留守大龙口古城疏勒城。耿恭不是樗栎庸材之辈，他出生于军事世家，他有超凡入圣的军事指挥才能。在危难之际，毫不犹豫，他审时度势，选择了距金蒲城仅 8 公里，城小周长约 300 米（北墙长 85 米，南墙长 95 米，西墙长 60 米东墙无存，基迹可辨）的泉子街大龙口古城疏勒城。汉语有句成语“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作为一名军事指挥官，选择地形、地貌、地理环境非常重要，他引兵倚城据守，把匈奴两万骑兵阻隔在疏勒城之下，避免了与匈奴面对面的直接混战，厮打惨杀，减少了伤亡，弥补了耿恭兵员严重不足的缺憾。匈奴只能望而却步，即枉费了财力人力，又涣散了匈奴将士的斗志，这两全其美的事何乐而不为呢。

处在十字路口的耿恭，在关健时刻，面临另一种抉择，也决定着大龙口古城是疏勒城呢，还是奇台石城子是疏勒城呢，这也是决定疏勒城之争的孰是孰非的“分水岭”，如果耿恭去了石城子，石城子就是疏勒城，如果耿恭去了大龙口古城，大龙口古城就是疏勒城。事实很清楚，历史早已有了定论，今日之争只是今人无端挑起的纷争。如果耿恭引兵去百余公里的石城子，耿恭就会使数十名吏士裸露在荒滩野岭，任其匈奴两万骑围追堵截肆虐残杀。耿恭能到石城子吗，耿恭到不了石城子就会在半路全军覆没，就是到了石城子也免不了一死。石城子建在山梁上，水在山下涧，没有进城的水；石城子地下石质坚硬，地质为砂石层，地下水位在四五百米之下，打不出井来[8]，没有水煮饭，没有水解渴，匈奴不动一刀一枪，只围不攻，不出十数天耿恭吏士全部会饿死、渴死。耿恭吏士怎能坚守历旬不下，能等到范羌迎救吗。因此这一选择只能顺其自然，就近选择大龙口古城。

（二）疏勒城命名已载入史册，疏勒城之争可休矣

细细琢磨《后汉书》所载的“恭以疏勒城傍有涧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据之”的内涵，就会明白，疏勒城在耿恭引兵据守之前早已命名为疏勒城。五月耿恭引兵进驻之后，疏勒城就成了名正言顺的耿恭守卫的疏勒城，它的命名迄今至少已 1930 多年了。

而奇台石城子是何时引起疏勒城之争呢？这可与 70 年代昌吉州各县市文物普查有关，据《北庭春秋》载文，“据此我认为疏勒城就是 1973 年奇台文物普查时所发现的石城子古城。当时我在奇台工作，与当地文物专干徐文治一起主持了这次文物普查，以马、驴代步，深入南山发现了这座古城。1973 年举办了奇台县文物展览，在解说词中已提及此城就是疏勒城，1979 年将这一观点以《耿恭守卫的疏勒城在哪里》为题公开发表。大约同时已在奇台看过文物展览的自治区博物馆柳用能也发表了《耿恭守卫的疏勒城考》提出了同样的观点，此后我又将这一次发现整理成文陆续发表[23]。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从《垓下之围》看司马迁对人物的刻画

王延兵 北京电影学院现代创意媒体学院

摘 要：《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司马迁采用多种多样的写人手法，塑造了一大批称得上典型的人物。《项羽本纪》是《史记》中的名篇，垓下之围是项羽的最后一战，司马迁通过四面楚歌、霸王别姬、东城快战、自刎乌江等事件，对项羽这一形象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刻画，使其非常的生动饱满。本文试结合司马迁自身及其笔下的项羽形象，来探析司马迁对人物的刻画。

关键词：《垓下之围》 司马迁 人物刻画

《垓下之围》节选自《史记·项羽本纪》，是《史记》中最精彩也是文学色彩最浓厚的篇章，是楚汉战争惊心动魄的艺术画卷，它记叙了项羽的最后失败、身死乌江的历史片段。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在对项羽作盖棺论定时，既肯定了项羽起兵灭秦的重大历史功绩，又批评了他缺乏政治远见、专持武力经营天下的致命错误。它具体生动地记录了那个波澜壮阔的悲剧时代，也刻画了项羽这一最生动最豪迈的悲剧英雄的形象。他是从以下几点来刻画这一形象的：

一、实录精神

《史记》写人物、写事件的真实性是历来受人称道的，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班固在《汉书》中称司马迁写史“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作者同情项羽不假，在项羽的最后一战，可以说把项羽塑造成了一个有情有义、有血有肉的真性情的英雄。特别是霸王别姬的片断，让人百读不厌，“四面楚歌，项王则夜起，饮帐中。项王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这是一个男人对女人的纯真缠绵的情感，英雄豪杰的儿女情长委婉动人。

但是对于项羽的失败因素的描写，生性残暴、肆意杀戮、丧失人心、穷兵黩武、只讲军事不讲政治外交等等，司马迁的描写都非常具体到位。在《垓下之围》的最后，司马迁一分为二、实事求是的对项羽进行了评价，特别准确的指出了他的严重错误“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

由此可以证明，他们发现石城子有大量的出土文物后，缺乏历史文献考证，过于匆忙，急于求成。没有查证相关地区历史上有无疏勒城的文献记载，就以出土文物作证，将石城子定为疏勒城。石城子出土文物只能证明有其同期建筑存在，不能证明其为疏勒城（本文已有阐述）。要证明它是耿恭守卫的疏勒城，起码必须具备最基本的条件，石城子必须是耿恭吏士据守战斗过的地方。这个条件“石城论”很难具备，迄今“石城论”者提出的论点都没有从历史文献中找到证据，去证实石城子是耿恭守卫的疏勒城。只以出土文物或主观臆断进行论述。这样的论述怎能证明石城子是疏勒城呢？

《北庭春秋》也提出石城子为疏勒城的理由，大概有三点：

（1）石城子有汉代大青砖、大青瓦、灯盆瓮。城中出土的汉钱半两钱、五株钱等。（2）永平十八年匈奴率其国大举反攻，恭以毒箭挫败了匈奴的首轮进攻，山南高昌最早失陷，陈睦战殁，全局大变，固守金蒲城无异待毙，必须东移，继续同山南汉军保持联系[24]。（3）耿恭移经山北最后一个据点所在的奇台石城子古城，南隔天山与鄯善柳中城相望，且山中有谷道相通，柳中城即今鄯善鲁克沁古城，参稽《西州图经》11道中的移摩道、萨捍道、突治道、花谷道皆可通向奇台……据此判断，疏勒城的地望在金蒲之东，柳中城正北，正属奇台石城子所在的位置[24]。

通过奇台石城子为疏勒城的探讨，证明东大龙口古城就是耿恭守卫的疏勒城。奇台石城子疏勒城之争只是今人一时疏忽将大龙口疏勒城桂冠张冠李戴了，33年的疏勒城之争该偃旗息鼓了。

《北庭春秋》论述石城子为耿恭守卫的疏勒成的三条理由本文内已作了相应的答复，不再赘叙。

通过以上石城子为疏勒城的形成，产生及发展。从中认识到：我们应该学习历史，认识历史，应以史为鉴，以历史这面镜子鉴别真伪，避免上当受骗，避免一些学术给社会、给民众造成经济和精神损失。

参考文献：

[1]《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1月第八次印刷（1337页“车师”条）

[2] 柳用能《耿恭守卫的疏勒城考》.《新疆日报》1979年12月9日

[3]《中华再造善本》二十五史《后汉书·耿恭传》列传九

[4]《中华再造善本》《资治通鉴》《后汉书》卷19

[5] 岳麓书社《白话资治通鉴》卷四十五

[6] 薛宗正《北庭春秋》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6页

[7]《中华再造善本》二十五史《后汉书·耿恭传》列传九

[8] 魏大林《疏勒城考辩》《西部学坛》1987年第三期

[9] 薛宗正《北庭春秋》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9页

[10] 薛宗正《北庭春秋》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2-123页

[11] 岳麓书社《白话资治通鉴》卷四十五

[12] 薛宗正《北庭春秋》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4页

[13] 薛宗正《北庭春秋》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8页

[14] 薛宗正《北庭春秋》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7页

[15] 薛宗正《北庭春秋》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111页

[16] 薛宗正《北庭春秋》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4-115页

[17] 薛宗正《北庭春秋》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8页

[18]《中华再造善本》《后汉书·耿恭传》列传九

[19] 薛宗正《丝绸之路北庭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第130页

[20] 柏杨译《白话版资治通鉴》中南出版传媒集团 . 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第二辑363页

[21] 柏杨译《白话版资治通鉴》中南出版传媒集团 . 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第二辑369页

[22] 柏杨译《白话版资治通鉴》中南出版传媒集团 . 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第二辑374页

[23]《北庭春秋》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2页

[24]《北庭春秋》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115页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